

天原發微纂之十八

逸九

曾養純雲龍景湖滿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

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為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面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終曰自太極肇判以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至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宙更革安有二人一物之常在惟賴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爾寒變燠燠變暑暑變涼涼又變冷變之中有化焉故春化為夏

夏化為秋秋化為冬寒暑代謝無有窮已

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而不能違也腐往生芝麻扶蓬直魚化龍潛者變而珠雀化蛤飛者變而潛鷹化鳩惡者變而善鳩化鷹善亦可變而惡狸變而豹豹變而虎小固可以化大矣惟聖同念作狂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昔哉以陰陽推之亦無有不可變者况靈於萬物而為人乎瞽之子可為堯陰之人可為禹陋巷之如愚可以為聖人比善於變化者也其不善變化者丹朱商均不肯其父夏桀商辛不類其祖下惠跖驩弟不能化其兄相雅司馬牛兄不肖似其弟人為天地萬物之靈而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善是有負於天地之化有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如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闡域則無愧於為人而可與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舍敬其將曷以此變化一篇所以殺諸篇之後者以此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

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為陽陽化為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自夜而晝柔變為剛寒變為暖自萌芽變來成枝葉突然浸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為柔暖化為寒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縮去以至於無者化也又曰陰變為陽變是進自然長得猛陽化為陰化是退自然消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為退陰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如方在春或已為夏方在秋或已為冬易無體者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

為秋而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裁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

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豈有定體往來不窮謂之通因其變而處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化是箇疊疊地漸去底意思如天意漸漸涼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亥時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通昏其中且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

一月處便是變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秋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秋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此便是通如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變變上處得好便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自陰了及陽陽了反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之地易裏纔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成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

聖慧急急如高上神霄東華仙君律令敕
右法取東華炁咽之再取炁吹使百骸九竅調和三尸九蟲消滅

天民梳頭法

玉頂之上泥丸絳室玄華寶精天帝景色長存玉林神光表異右為隱月左為隱日六合清練百神化密急急如高上神霄大帝律令敕
右法面對生炁方取炁咽之方梳頭反白成黑大吉大昌也

天民沐浴冠帶法

玉晨寶冠雲帔霞裳虎鬚制魔流金吐精五濁速去八景光明令臣受賜罪削福臻長與神霄齋真上靈急急如高上五老天君律令敕

右法存五帝玉女自月而下玉童侍立取生炁吹入水中方可沐浴

天民盥漱法

天清地明日月輝晨灌我五體光赫玉清炁不受垢五藏華榮罪消北都禍滅九真惡邪

伏匿禍連上清今日鍊沐一切受恩身生羽服昇入帝庭急急如南極長生大帝律令敕

右法合目存仙人玉女五色霞衣四獸獅子白鶴在面前日月輝光入水中叩齒三十六通東向取炁吹入水中先服一口然後用之

天民出入法

奉佐玉清佩參神虎出日入月開明八景六甲隨神六丁從行利貞天地扶贊勾陳七星輔衛億保長生五雷兵甲與列淨真刀兵水火得離身形犯我天敕魁罡越行急急如高上玉清消魔帝君律令敕

右法早吸日光晚吸月光一口吹在左右

辟邪萬災惡人斷口舌呪詛

天民解衣法

受命天帝上升九天百神安位列侍神仙魂魄和柔五藏華豐百體生液七精靈盈火令交煥滅鬼除兇上願神霄神府長負億劫游帶俠日無窮急急如高上太微天帝律令敕
右法左叩天鍾右叩天磬中鳴法鼓各三

通解衣存太微虛皇至室方卧令人精健不病有吉感應

天民臨卧呪

天有九星地有九官我有九竅萬神相從三尸伏滅五藏流通三田四支動息守中八卦龍虎來侍我身妖精鬼魅萬邪不干真宮肅靜邪夢不侵急急如高上神霄消魔玉律令敕

右法兆取長生靈炁咽之鳴法鼓三通任意卧之

意卧之

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牡牝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

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以為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故與天地同運而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入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有能得天地之道執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而正且通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側生橫生者得氣尤

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麟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暝惟龍不隲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西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鶴為鷓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捨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

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蛇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系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久而生物不息也歲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歲自陰之長數言之一年為增一歲自陽之分數言之一年為減一歲

天以一二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少至多為陽長陰消其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為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為陰陽極則陰生

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為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為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為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為陰消盡其數爾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為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偉曾以狹甚著事不得有些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說了只管跳躑躅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徒絳灌不說帝亦謙讓未遑終是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為

輔艮六五為輔何也曰咸以兌上為口艮以九三為心故以五之陰為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體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為己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為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能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利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謙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義五伯尚言入于利

下於五伯夷而已哉豈忍言哉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三代作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去人倫則夷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況以刃多殺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不係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此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乘之漢唐而下千五百年間未免祭漏毫補過了時日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之學者

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欽然規矩準繩之儒而嘲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

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欲日究汗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爭此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着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說謬輔佐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願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傳采焉解說經義曰傳傳曰譬

如堯舜禹稷萬與之為善則行絀驩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子莘桀之勇人崇侯紂佞臣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春桓公管仲相之則伯整駘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茲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上上聖人大昊帝宓戲氏火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

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五帝也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加矣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子集大成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為九等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為

上中以下析為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顏二氏之辯于后張曰老子之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文伯之父達於禮典動為聖人所嘆言為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

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蘭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官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之蒸昏亂禮度惡不

忍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本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顏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氏輒申所見摭據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時復及焉十四○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一十六等上而皇帝王伯下而士農工商賢愚相遠遠絕矣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

物當此此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此此之人豈非聖乎故千千之民分一民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此民者巨民也物有小大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此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就賢如飢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躁貪名逐非耽酒好色惡直醜正幸災樂

禍嫉良善如仇讎犯刑憲如衽席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有二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輕斯世者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為善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皆被引用則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愚曰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為善南軒之言所以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先生之言可為萬世法邵又曰堯舜之世難乎其為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紂之世難乎其為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此又係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下愚也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

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為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付于萬物之本然者純粹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揚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揚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為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

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以黃勉齋有言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人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信哉斯言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性矣以予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中湛然萬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狹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近而習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

善而失其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浴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又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云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非毀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就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受人說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貴賤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

而已德勝氣質則惡者可進於剛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惡不能明善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及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大德必受命者德即理也程子謂行天命天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為差五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內頓然便恁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感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違轉也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波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遇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八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

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疊疊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心與天命相流通無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建礙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三十年分為兩節所以開其久大之其後三十年分為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黃勉齋謂說者以為聖人立法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

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為五當萬善皆理也西山真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體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付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體虛靈知覺是心之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日沒見託於月孔子士矣道託

於孟

○周子曰聖希大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為所至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波科榮身肥家希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賈而沽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志修顏子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嘗無顏淵之學顏淵居陋巷而有為邦之問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綠飾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

無愧於鄉進思盡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寶勝之善而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顏者可不及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何天地不變化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礙孟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裏來曰知皆廣而充之又要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便堅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又以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

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留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殺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奉恭敬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

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又曰敬字通貫動靜真氏曰冬氣閉

藏不密溫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靜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他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蓋自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呂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

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之全體不假修為而尚存乎敬況學者乎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言也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於敬之一字為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天原發微卷之十八

太玄經

心一

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堦理適遼海者必公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深澤漫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蓋以首尾稍得闢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人善

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之刮兵根本示人下出隋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惡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憚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畷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為之助手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